

读 城

洪明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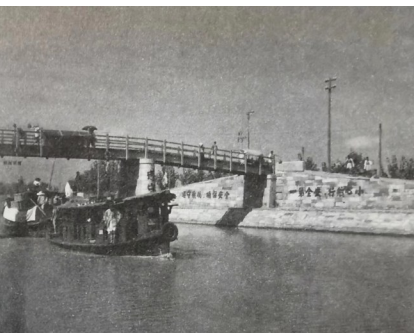
1986年，湖城城北大桥的建成通车，那座5孔板弯曲而狭窄的老城北大桥被拆除后，昔日那片沉寂的土地，如凤凰开始腾飞。

今天的凤凰街道片区，由北转西走向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还是一片水网平原，光照充足，土地肥沃，漾塘、小河纵横，稻田、桑地、村庄星罗棋布，在近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虽有老城北大桥，但不通汽车。蜿蜒曲折的龙溪港，是湖州古城西北面的护城河，也是白雀与龙溪两地进出湖城的天然屏障，当年，青铜门水域还有摆渡船。过城北大桥沿河边一条机耕路往西，就是青铜门，与龙溪地界接壤，往北就是机坊港。

机坊港，边有湖州皮革厂，生产各种男女皮鞋、皮拖鞋、皮手套、皮件等，是一家二轻系统的手工骨干企业。机坊港濒小梅港西岸建屋，街很长，向北延伸足有一千多米。出机坊港街不远处就是白雀大桥，桥下是河道的三岔口，往北通往太湖，往西进入旄儿港。大桥的西南面原有湖州第二水泥厂，生产各型号的硅酸盐水泥、白水泥，还生产建筑石灰，曾为湖州的经济和开发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。东岸口子上的长岛上（今长岛府），有个湖州修船厂，修理各种轮船、铁驳拖船、太湖捕鱼木船；厂边有座无桥墩的水泥桥，横卧于机坊港与长岛之间，长岛很长，一直延伸至小梅港与旄儿港的三岔口。据《湖州地名志》1982年版上记载：“机南大队的大部队在机坊港之侧，沿有机坊港的高级社之名，辖7个生产队，3个自



旄儿港工地(1991)



机坊港桥(1957)



龙溪港渡口(1976)

莒雪风流

梅 松

——记安吉吴昌硕

安吉人、一代海派艺术宗师吴昌硕一生非常热心于公益慈善事业。如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，吴昌硕所参与的鄣吴村义冢修建工作，就是一项慈善义举。所谓义冢，就是为太平天国战争后那些无人收拾的死难者的集体公墓。同治十二年（1874），三十一岁的吴昌硕为义冢撰写碑文，并亲笔书写和镌刻。原碑现珍藏于安吉吴昌硕纪念馆，是吴昌硕存世最早的书迹。又如为禁止乱砍滥伐，1885年吴昌硕（俊卿）与鄣吴村的乡绅们一起发起并捐资树立的《闾村公禁碑》，也是吴昌硕热心公益事业的见证。另外，吴昌硕一生以候补文官的身份谋生苏沪等地，很多差使均与慈善事业有关，如义仓、施粥、义渡等等。

1909年上巳节，上海豫园书画善会成立，首任会长是钱慧安，吴昌硕是发起人之一。这是一个以美术开展慈善活动的社会团体，会员通过展览等活动出售作品，将所得收入的一半

然村，其中白花港村55人、褚家村197人、八家村148人、水波村247人、横西村161人、桥西湾184人、盛家175人。耕地738亩，桑地102亩，内塘201亩，以种植水稻为主，兼营养蚕养桑、养鱼等，机南村人口785人。机坊港全村702人，两个村同属一个古村落，以前的村民大多以织绸机为生，故有机坊港之名，机坊港、机南村共有1487人，人口占全大队1.2倍。”

青塘村，距湖城北1.5公里，据《归安县志卷五》上记载：“青塘，吴景帝筑，自迎禧门（青塘门）西抵长兴数十里。”青塘村因此塘而得名。属凤凰大队（烈火大队）管辖，当年开发这片土地时，就引用了“凤凰”二字，“凤凰”开发区，经济建设如凤凰的翅膀开始腾飞，多响亮的名字！后街道设立时，也取名为“凤凰街道”。因凤凰大队所在地就在青塘村，紧挨湖城，只有6个村庄，人口不多，《湖州地名志》记载：“三家村仅一户5口人、南庄圩77人、庄里19人、钱家庄108人、凤凰村366人（青塘村）；青塘门（青铜门）377人。这一带就在湖州城边，稻田、耕地、鱼塘相比较少，平时村民以种植蔬菜为主，蚕桑为副业。”青塘门是个古村，村上有石板小桥，有小水闸，还有一座青塘（迎禧桥）5孔石拱桥横卧在龙溪港之上，1957年，为防止水患，拓宽龙溪港，被迫拆除了青塘桥。次年，青塘村村民汪仰洪，撑起竹篙，为进出湖城的人们，在龙溪港上摇起了摆渡船，一摇就是三十年。

杭长桥至城北大桥龙溪港水域，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河水没有污染，河水清清的。一到放暑假，临近傍晚，水面上全是游泳的小孩。改革开放后，龙溪港上来往的运输拖船十分繁忙，但这并没有影响孩子们在边上游泳、扎猛子，有个别胆大的小孩，看到拖船来了，一个猛子从船底游过去，水底下睁开眼睛，拖船从水上面经过看得清清楚楚，出水面已是龙溪港对岸。有时铁驳要拖十几艘，远远望去，像条巨龙。有几个调皮的孩子吊在拖船边，任凭船沿撞击的浪花飞溅，待吊到城北大桥下，再吊开回来的拖船。回想起来，那年代的孩子真野！

旄儿港，戴表元的“山从天目成群出，水傍太湖分港流”，说的就是旄儿港、小梅港、大钱港。旄儿港长约8公里，因多年没有开挖疏浚，造成1983年、1984年太湖流域二次发生洪涝灾害，旄儿港两岸淹没了许多稻田、鱼塘、村庄。1990年7月，“治理太湖”总指挥部成立，征地拆迁工作开始。1991年又遭遇大洪水，那年11月20日，“治理太湖”工程全面展开，而开挖疏浚旄儿港，是这次治理太湖的重中之重，每个家庭出一个青壮劳力，到旄儿港挑土挖泥去。来自33个乡镇，499个村约5万民众，和驻湖部队千余名官兵，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治水大军，场面十分壮观、感人！12月10日，经过军民同心奋战20天，原来那条蜿蜒曲折，狭窄的旄儿港不见了，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条笔直宽阔的黄金水道。

陈板桥，位于湖州西北2.6公里，村中曾有一座古石板桥，陈板桥村村子很小，只有十几户村民，73人，大多都姓陈，故取名陈板桥村。陈板桥村全大队有13个自然村，人口不多。

《湖州地名志》记载：“摆渡口80人、东溪郎村29人、东木桥村103人、草荡村187人、周家坝111人、黄家庄103人、徐家村138人、靠西苕溪边的河墩村人口则更少，仅56人、四家塘村91人、殷家门129人、章家湾121人、腊山村151人。”

摆渡口（今富丽家园旁），据草荡村一位已故的村民曾说：清末，这里有户村民家里很穷，住草屋，村里有位好心人，借给了那家主人一条木船，他就在龙溪港上的大拐弯处，靠摆渡谋生，日子慢慢有了点起色。那年，这一带没有桥梁，东木桥村、草荡村、黄家庄、周家坝、陈板桥村这一带的村民进湖城，一定要从这里摆渡过龙溪港，走西门上下塘，很快就能进入西源门，这个渡口，曾有几代人在这里摆渡。直到1929年，建杭长公路时，杭长桥的建成通车，大部分村民才结束了摆渡的历史，但东木桥村、草荡村的村民还是喜欢摆渡，要少绕半个多小时的路。这个渡口的摆渡船摇了一百多年，摆渡船也换了几条，新中国成立后，龙溪港对岸的湖州石粉厂、湖州玻璃厂搬入后，渡口才停止了摆渡。摆渡口也就成这里的地名了。

黄家庄村前有个小学，小学门口有个操场，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只要一到放寒暑假，操场上经常放露天电影，那些年放映的电影有《地道战》《渡江侦察记》《地雷战》《小兵张嘎》等。笔者常结伴去看露天电影，在文化娱乐生活相对贫乏的年代里，露天电影让人们度过了精神生活。

陈板桥村凭借着杭长桥这座3孔钢筋混凝土桥，和104、318国道途经家门口的地理优势，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土地承包后，村民们都种起了蔬菜，率先搞起了副业，可以说，鲜红丰菜市场、牛棚头菜市场的新鲜蔬菜，有近一半都是陈板桥、东木桥、周家坝、黄家庄、草荡村等村民，早上起个早，去菜地里拔点蔬菜，挑到城里的菜市场去卖卖。也许有人不信，今天的草荡村，有几户人家就是靠卖蔬菜还造起了别墅。

腊山，旄儿港流经而过，是个古村落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村边建起了湖州轧钢厂，生产各种螺纹钢、管线钢、锅炉钢、电工硅钢、镀锌板、镀锡板等，1980年10月，与湖州制锁厂合并，成立湖州制锁总厂，加工“鹭牌”铜挂锁配件，企业效益不错。厂附近有达多集团、大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等厂家。

腊山南麓有个将军庙，历史悠久。相传，将军庙始建于东汉末年汉献帝（公元190年）时期，将军庙为纪念汉初名将赐封舞阳侯樊噲而建。据说，有8000平方米的坐北朝南大庙堂建筑，香火旺盛。将军庙在抗日战争时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。后再重建。现所有殿堂都已往腊山上迁移，即将竣工的武侯侯五间大殿气势雄伟，壮观绚丽，与旄儿港隔河相望的仁皇山阁相得益彰。

罗师庄，位于湖州城西3.6公里，紧靠西苕溪，以前，罗师庄周边桑地稻田，小河港岔众多，颇有点“苏湖熟，天下足”的粮仓味；仿佛在张志和的“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鳊鱼肥”的意境里。《湖州地名志》记载：“罗师庄村里在明代曾出过一个姓



湖城凤凰公园内的“凤凰”雕塑

罗的太师，村名沿用已久。辖8个生产队，3个自然村，耕地1283亩，桑地198亩，以种植水稻为主，兼营蚕桑、养鱼。罗师庄610人（大队驻地）、高家横132人、里村108人、三家村106人、许家村168人、许家庄142人、龙湾潭90人、尹家村251人、吴家门174人、方家村375人。”

罗师庄一带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一直以务农为主。改革开放后，大批的外来务工人员来到湖州，因罗师庄地处城乡结合部，房屋租价便宜，村上家家住满了租客。25年前，罗师庄周边就有几万人，各种饭馆、超市、理发店、修车铺、地摊、百货摊、水果摊、菜市场等，应运而生。每当晚上，罗师庄自然形成的集市上人山人海，给罗师庄村民们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，也给治安带来了隐患。湖州联合收割机厂、震远同食品厂、华庭烧鸡厂坐落在罗师庄。

苏家庄，距湖州2.7公里，以苏姓为主，与陈板桥村近在咫尺，人口160人，是龙溪公社的驻地。苏家庄虽小，但是个古村，因贴近104国道，发展迅猛，村子里早年就建起了幼儿园。

苏家庄以西104国道旁，曾有湖州保温材料厂、湖州红丰石粉厂、鸿丰酒庄；国道北面曾有湖州化纤厂，杭长桥下有湖州造船厂，岸上有七、八幢造船工人的宿舍楼，这地方原叫“石灰窑”。

2020年10月，湖州快车道苏家庄立交桥开工建设，经过建设者们2年多时间的奋战，拉索桥、匝道、隧道，形成了上下二层一张东西南北的城市立交网，快车道于2023年1月6日全线贯通。

凤凰街道建立至今，从城北大桥到杭长桥近3公里的龙溪港上，又增加了四座桥梁，即：飞凤大桥（2005年）、青铜大桥（1995年）、苕溪大桥（2001年）、龙溪大桥（1993年）。杭长桥于1986年和1996年两次进行了拓宽（老桥已拆）；城北大桥已改建成廊桥。

几十年来，这片土地上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当年的稻田、耕地，已变成了街道、小区、大型超市、学校、公园、绿地等；当年的湖漾、小河，成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，当年那只火凤凰，已变成了今日城市里的“金凤凰”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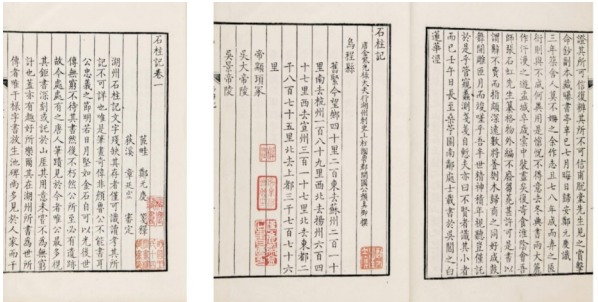
莒上钩沉

吴永祥

郑元庆是清初的湖州籍著名学者，《清史稿》有其列传，传曰：“郑元庆，字芷畦，归安人。通史传，旁及金石文字。李绂、张伯行推重其学，欲荐于朝未得也。颜鲁公书湖州石柱记，元庆为之笺释，甚博瞻。又著《湖录》百二十卷，七易稿而后成，自谓平生精力殚于是书。平生慕郑子真之为人，自号郑谷口。晚更治经，其著书处名鱼计亭。著有《周易集说》《诗序传异同》《礼记集说参同》《官礼经典参同》《家礼经典参同》《丧服古今异同考》《春王正月考》《海运议》。”

郑元庆生卒时间考

郑元庆出生于当时的浙江湖州府归安县，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。然关于郑元庆的生卒时间，乾隆时人盛百二在《郑先生传》中认为“其生卒年月不可考”，实其生年当可考。经晚清时湖州籍著名学者陆心源在其著作《三续疑年录》中的考证，认为郑元庆出生于顺治十七年，笔者认为其理由是成立的。因为郑元庆在其康熙壬辰年（即康熙五十一年，公元1712年）撰写的《湖录中序》中有云：“嗟乎！人生无百年之期，予行年五十又三”。按传统虚岁来计算年龄的习俗，1712年郑元庆53岁，则正当出生于1660年，即顺治十七年（严格来讲，顺治十七年是从1660年的2月11日至1661年的1月29日）。那郑元庆何年亡故呢？笔者多方寻找史料，尚未查到确切记载。但其去世之年断然不会到乾隆元年。理由如下：一是盛百二在《郑先生传》中曰：“雍正己酉九月，先生追作〈西河竹垞合像记〉，盖康熙壬午从游两公于西湖昭庆寺中事，自云不能握笔，令其子代录。盖时已病风矣。”考雍正己酉当即公元1729年，说明此时郑元庆已“病风”。二是乾隆初开“三礼馆”，当时的李绂就发出了感叹“如郑芷畦之博物通经，庶几可应兹选，惜死矣。”那么乾隆初开三礼馆在何时呢？就在乾隆元年。乾隆元年，高宗爱新觉罗·弘历颁布上谕，开“三礼馆”，上谕曰：“谕总理事务王大臣：昔我皇祖圣祖仁皇帝，阐明经学，嘉惠万世，以《大全》诸书，驳杂不纯，特命大臣等，纂集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春秋》四经传说。亲加折衷，存其精粹，去其枝蔓，颁行学校，昭示来兹。而《礼记》一书，尚未修纂。又《仪礼》、《周礼》二经，学者以无关科举，多未寓目。朕思五经乃政教之源，而《礼经》更切于人伦日用，传所谓经纬万端、规矩无所不贯者也。昔朱子请修《三礼》，当时未见施行，数百年间，学者深以为憾。应取汉、唐、宋、元注疏诠释，精研详订，发其义蕴，编辑成书，俾与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四经，并垂永久。其开馆纂修事宜，大学士会同该部，定义具奏。”而李绂于乾隆元年十二月被任命为“三礼馆”副总裁。三是已有清代文献定郑元庆卒于雍正年间。在卢文弨撰写的《书郑芷畦先生传记后》中对郑元庆的记载中有曰：“晚年客游山左，卒于雍正年间。”因此，通过考证，基本可以研究出郑元庆的生卒时间，即他出生于公元1660年，即顺治十七年，去世于1729年至1735年间（有部分学者认为他去世于雍正八年后不久）。也就是说郑元庆生活在清代初期，历经顺治、康熙、雍正三朝。



郑元庆号“芷畦”考

关于郑元庆的字，乾隆时人盛百二撰写的《郑先生传》中曰：“郑先生元庆字子余，一字芷畦。”清中期戴璐撰写的《吴兴诗话》中曰：“小谷口郑芷畦元庆字子余。”阮元组织编撰的《两浙輶轩录补遗》中曰：“郑元庆字子余一字芷畦。”翁方纲撰写的《补录郑芷畦岷石志》中也曰：“郑元庆字子余。”

然古人的名与字是相关连的。名和字一般比较规范，且在意义上都有联系，号则比较随意，可以自鸣其志、和名在意义上没有联系。字和号都是尊称，而号更显风雅。郑元庆的名是“元庆”，而其字确当为“子余”，明显是名与字相关。元庆的“庆”字和子余的“余”字，当是源于《周易》中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”而“芷畦”二字中芷字本义是指香味令人止步的草，而畦字，《说文解字》中云：“田五十亩曰畦”。因此，芷畦二字当不是郑元庆的字，而有可能是号。经笔者多方查阅史料，在相关史料中查到郑元庆号芷畦，如乾隆《湖州府志》中即载曰：“郑元庆字子余，号芷畦。”道光《济宁直隶州志》中也载曰：“郑元庆号芷畦，归安人。”周中孚的《郑堂读书记》中亦曰：“元庆字子余，号芷畦。”况《离骚》中有“畦留夷与揭车兮，杂杜衡与芳芷”，郑元庆之号“芷畦”当有可能从此出也。而查阅文献可知，号芷畦者，非郑元庆一人。如温州平阳人赵沅，也号芷畦，也是康熙、雍正时人。晚清、民国时浙江嘉善人周斌，也号芷畦，南社中人。之所以号芷畦，当与我前述的《离骚》中的“畦留夷与揭车兮，杂杜衡与芳芷”有关。

但是，就在本文将要撰写完成之际，有一位收藏家告诉我，在一件郑元庆撰写的《家礼经典参同》（稿本）上，却钤有“小谷口鱼计亭主郑元庆一字芷畦”的印。笔者认为，这也很好解释，因为号也叫别字。“一字芷畦”就是号芷畦的意思。这不能成为郑元庆字“芷畦”的证据。

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的吴昌硕

画会、停云书画社、西湖有美书画社、豫园书画善会等会联合举办赈灾活动，吴昌硕参与赈灾大会。

二

吴昌硕热心于公益慈善事业，是有家学渊源的。其九世祖吴杰时（玘八公）是一位宅心仁厚的长者，他有一次经过板栗山，“盗遇见公，窜升树，公遽下骑走，顾其仆曰：无惊彼，惊颇矣。”意思是：不要去惊动了盗贼，万一掉下来摔坏就不好。遇到有人“盗其圃蔬”，也是“趋避若无睹，盗亦逸去”。（《吴氏宗谱》卷五）据记载，吴杰时“好义勤施，助建登龙潭木桥，并建桥屋、问津亭各一，所捐田数十亩，为久费。每遇灾歉，出粟平糶，乡里赖之。邑侯委修彭宅墓，助金数百两。”（《孝丰县志》卷七）建桥、捐田、修墓，这些都是传统公益慈善项目。

十世祖吴松“生而倜傥好义，嗜读书，遇忠孝廉让，辄笔而诵之，以自省，以教子。置义学，设义医，赈恤族党，复建县庠，费千餘金不惜。”（《孝丰县志》卷七）从记述可知，吴松不但自己好义举，重孝廉，而且还经

